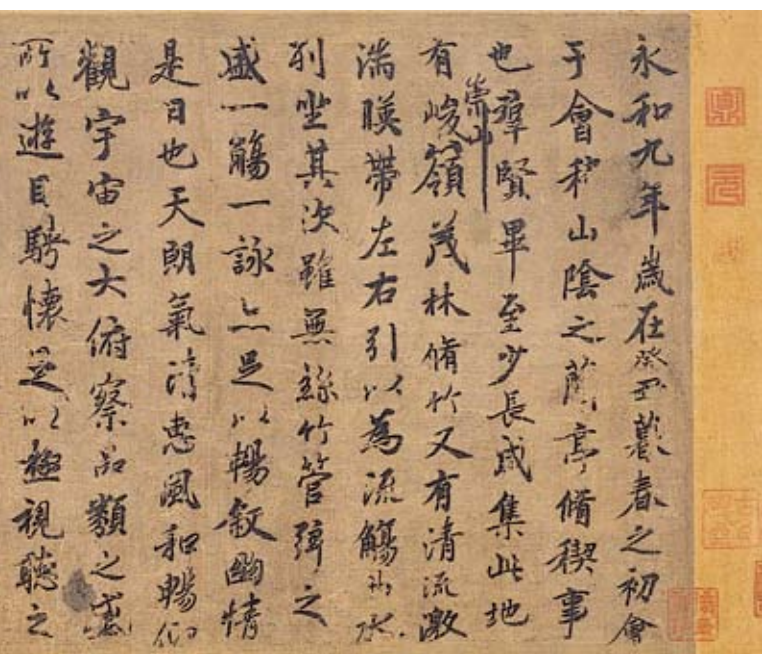


元代陸繼善摹〈禊帖〉的摹寫與再摹寫

王崇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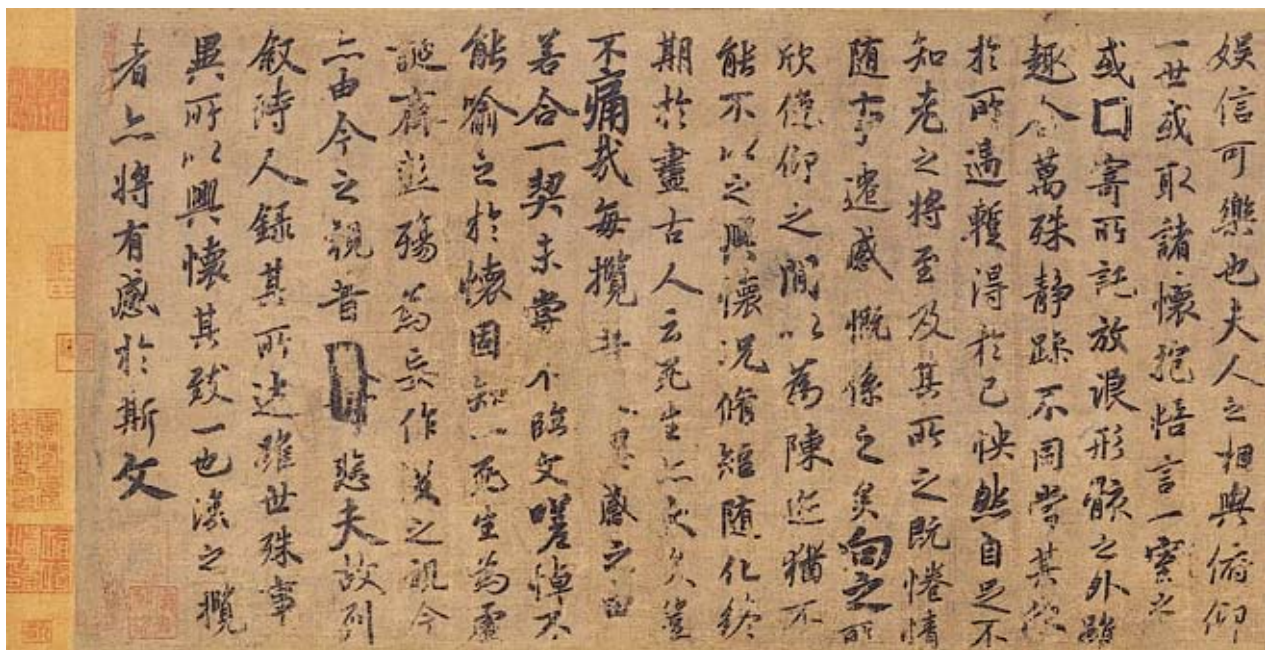
在照相技術尚未發明的年代，古人便使用種種方法來製作書畫作品的副本、仿本，而這些真跡的「分身」，又在書史中發揮各自的影响，成為書法史的一個重要部分，也豐富了書法史的面相。經由學者的考察研究，院藏元代陸繼善摹〈禊帖〉正是一件特別又重要的作品，其既能與褚遂良摹蘭亭集序的系譜有關連，傳世也可見數件與之形貌類似的作品，其間的經緯脈絡，或許可以透過風格與字樣的觀察，得到初步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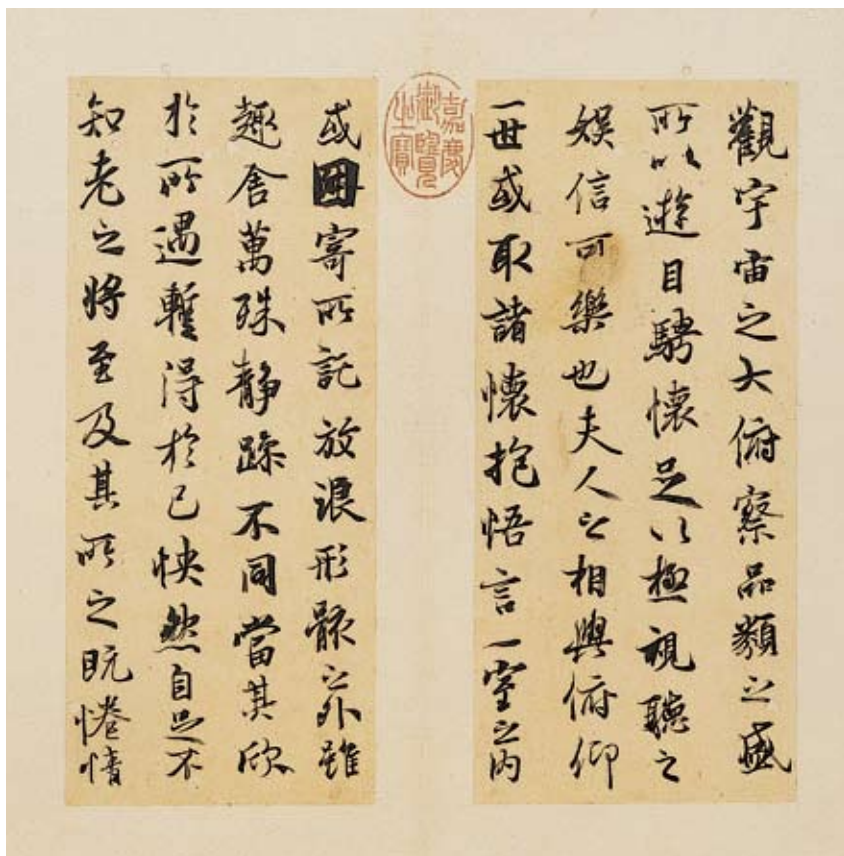
緒論

在書法史中，「摹本」的製作與傳統，可說有相當的歷史了。不論是因於學習上的仿學臨習，亦或基於人們對擁有法書名跡形象的需求，都促使著以名跡為母本的「副本」產生。特別是書聖王羲之名下的傳世劇跡名作，也多是經由臨摹等複製手段，才得以留下王羲之真跡的形貌蛻影，而對於書聖王羲之書風的認知與建構，實有賴於這些副本與摹拓之作。即使是書法史研究中聚

訟最是紛紛的「蘭亭論辯」，也是以諸多〈蘭亭集序〉的模臨本為重要討論對象，這其實反映了一個書法史上的事實：亦即臨本摹作雖是附隨書家原作而產生的替代物，但是，這些臨本摹作也可能成為下一個臨摹作為的「母本」，彼此在歷史的長流中相互激盪、枝葉蔓生，遂也形成各自的系統譜系，更豐富了書法史的面貌和內容。舉例來說，諸本〈蘭亭集序〉雖皆祖述於王羲之，但其或以鋒稜的顯晦，概分為



圖一 黃絹本褚遂良摹《蘭亭集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蘭千山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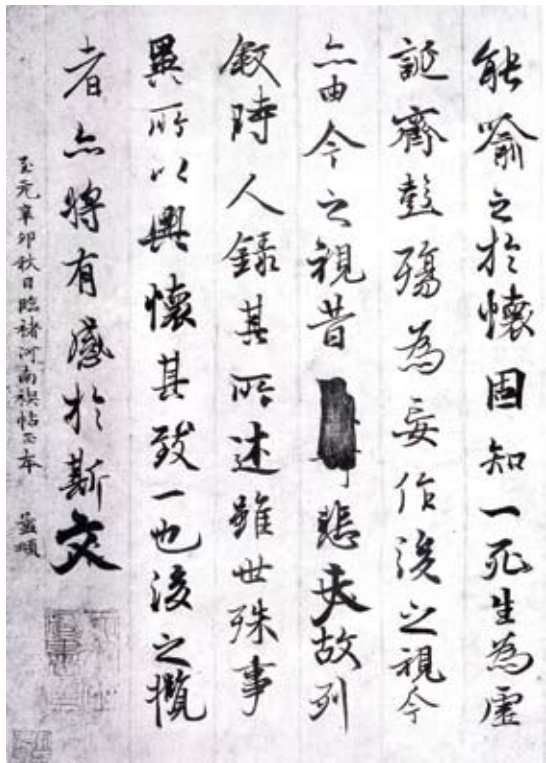
圖二 元陸繼善摹《禊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定武」、「褚摹」二系；或以字樣特色，別出「領」字從山本一種（圖一）；而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被認為筆畫波挑最為自然傳神的八柱第三神龍本（蘭亭集序）（以下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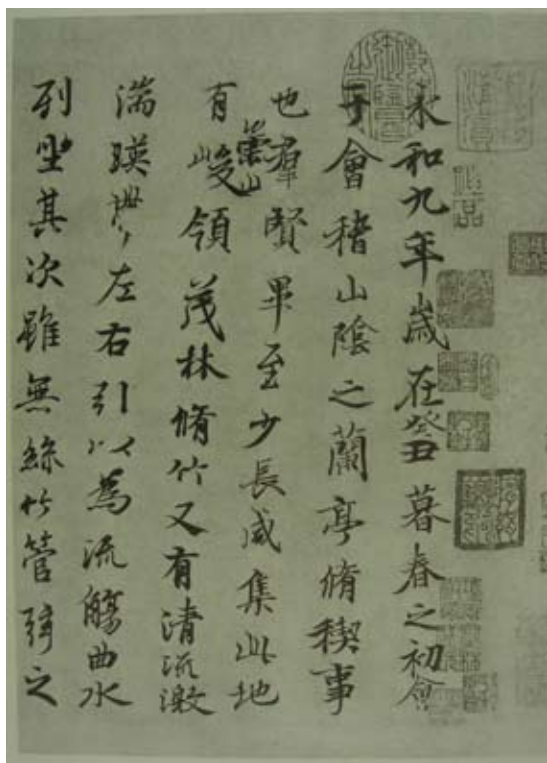
稱「神龍本」），就被歸於書史中模寫技術最高超的唐人馮承素名下。這種種派生衍化的譜系，便也同時影響習書取徑的選擇，成為書史鑑賞研究的重要標的與參照。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
 或口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輒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
 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
 能不以此興懷况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攬此
 善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
 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
 敘詩人錄其所達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口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輒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圖四 (傳)元趙孟頫臨褚摹蘭亭 局部



圖三 明陳鑑本褚摹蘭亭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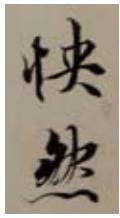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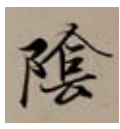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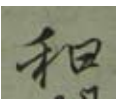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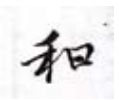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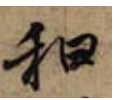




今院藏有元人陸繼善所摹〈楔帖〉一本（典藏號：故書一六〇，以下簡稱「陸本」）（圖二），其鋒稜皆出而絲縷可辨，讓人直接聯想褚遂良摹本一系的風格特色，且學者徐邦達與高明一皆指出「陸本」中「長」字末筆迴鉤的樣式，正可連結到宋代大書法家米芾所見褚摹蘭亭善本的記述，此載於米芾所著《書史》：

「『少』、『長』字，世傳眾本皆不及。『長』其中二筆相近，字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另一方面，學者王連起所撰〈元陸繼善摹《蘭亭序》考〉一文，亦就「陸本」之相關問題有所討論，並指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陳鑑本褚摹蘭亭（圖三）（以下簡稱「陳本」），以及舊藏程琦之手的（傳）元代趙孟頫臨褚摹蘭亭（圖四）（以下簡稱「程本」），正以二本形貌與「陸本」高度相似，故三本關係匪淺。不僅如此，王連起

還進一步推定「陸本」、「陳本」皆是陸繼善所摹，至於和陸陳二本字樣風格大同小異的「程本」，則不排除其同出陸繼善之手的可能。事實上，早在高明一、王連起之前，唐蘭、徐邦達、啟功早已對陸陳二本的關係表示過簡要意見。啟功之論後為王連起所承，相對地，唐蘭、徐邦達、高明一則認為陸陳二本非出同手。^[註]

二是故，「陸本」與「陳本」之間的關係，或許還有進一步補充、討論的空間。然而，高明一、王連起對陸陳二本的討論已相當詳盡，特別是在兩本題跋與傳緒上多有申說與深入考證，筆者閱讀之際獲益匪淺，實無能再置一詞。所以，本文擬就風格字樣入手，仔細觀察其異同，並做出個人對這些異同的解讀，期待能為學者關於諸本性質的慧鑑增添論據。

「陸本」與「陳本」的字樣、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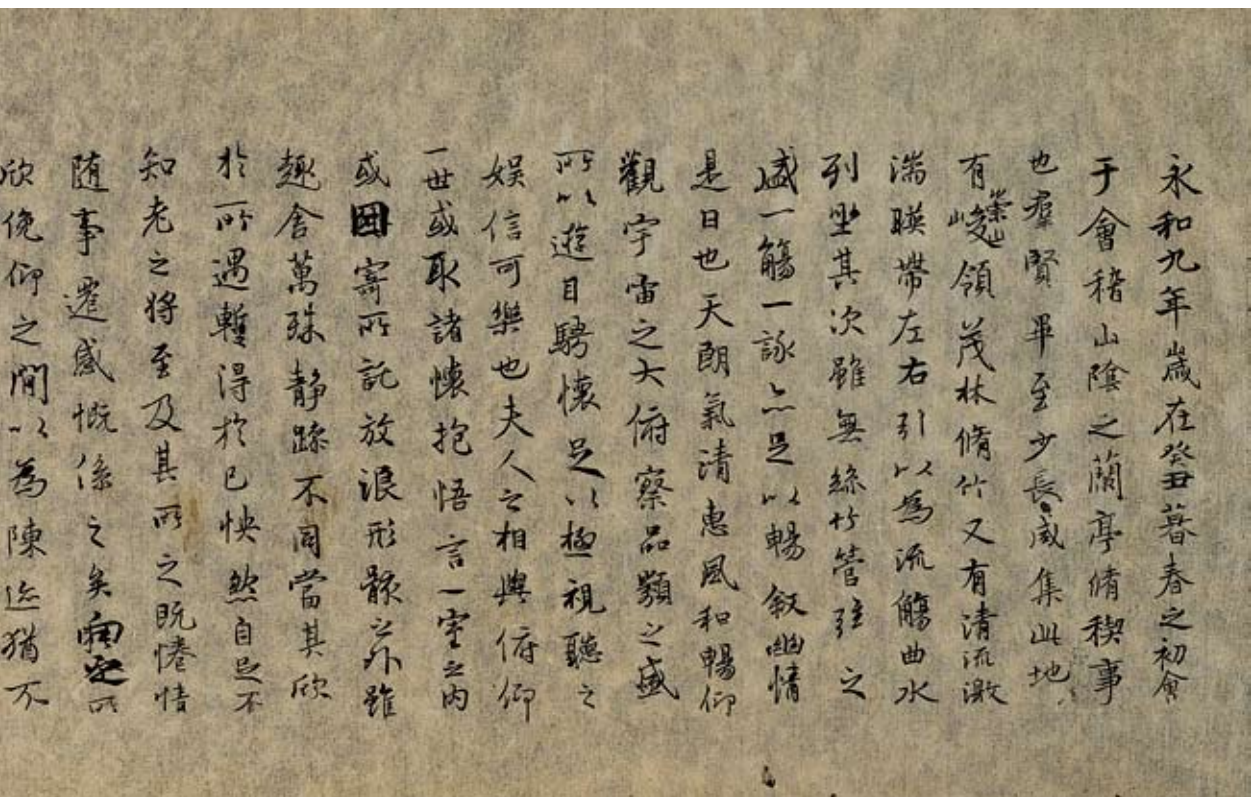
	「陸本」	「陳本」	「程本」	「神龍本」
圖五a 諸本之「快然」二字				
圖五b 諸本之「陰」字				
圖五c 諸本之「和」字				
圖五d 諸本之「矣」字				

衡諸學者們對於「陸本」、「陳本」性質與關係的考鑑，無論是主張陸陳二本同出一手，抑或認為「陳本」實是成於「陸本」之後的仿摹本，其兩方意見雖有所差別，

卻都同意陸陳二本在風格字樣上有著相當程度的類似，這一共同認知，或許可以成為兩方對話的基礎。但在此之前，就需要先釐定二本相似的程度，才可在較堅實的基礎上，考察兩方的論述分歧之處。因此，以下便以「陸本」、「陳本」為主，細緻觀察其字樣與風格，說明二本相似的程度，並再以「程本」與「神龍本」配合參看，由其與陸陳二本的異同，來作為認知諸本相互關係的初步，以為下段論述「陸本」、「陳本」、「程本」彼此經緯關連的鋪墊。

首先，徐邦達、高明一、王連起都已列舉陸陳二本中的「長」、「甞」、「會」、「盡」、「古」、「靜」等字的飛白與岔缺之筆，來說明二本面目的相近及其與褚摹蘭亭系譜的關連，王、高二人更指出傳世諸蘭亭中，「陸本」系譜應與「神龍本」同脈。因此，以下再取「陰」、「

「和」、「矣」三字的細節觀察所得，來補充其論鑑。這是因為，特殊字樣上的特徵容易照樣仿作，而觀察一些較不具明顯視覺特徵的字勢用筆，才能更深入諸本相關程度的推求。舉例來說，陸陳程三本及「神龍本」的「快然」二字中，其「快」字直豎右下有缺損狀之凹入，此特徵並見於四本，可知四本系譜之相近，但其「然」字「犬」部左撇末處，陸陳二本與「神龍本」俱見鉤挑而「程本」未見，那麼，「神龍本」的特色真為陸陳二本承繼者多，而與「程本」相距較遠（圖五a）；復次，陸陳二本與「神龍本」之「陰」字右半首撇筆直侵左「阜」耳內（圖五b），「惠風和暢」之「和」字末二筆牽絲連寫之勢（圖五c），以及「死生亦大矣」之「矣」字（圖五d）第二筆回圈包覆的樣式，皆與「程本」中字樣相去有間。這不但支持學者的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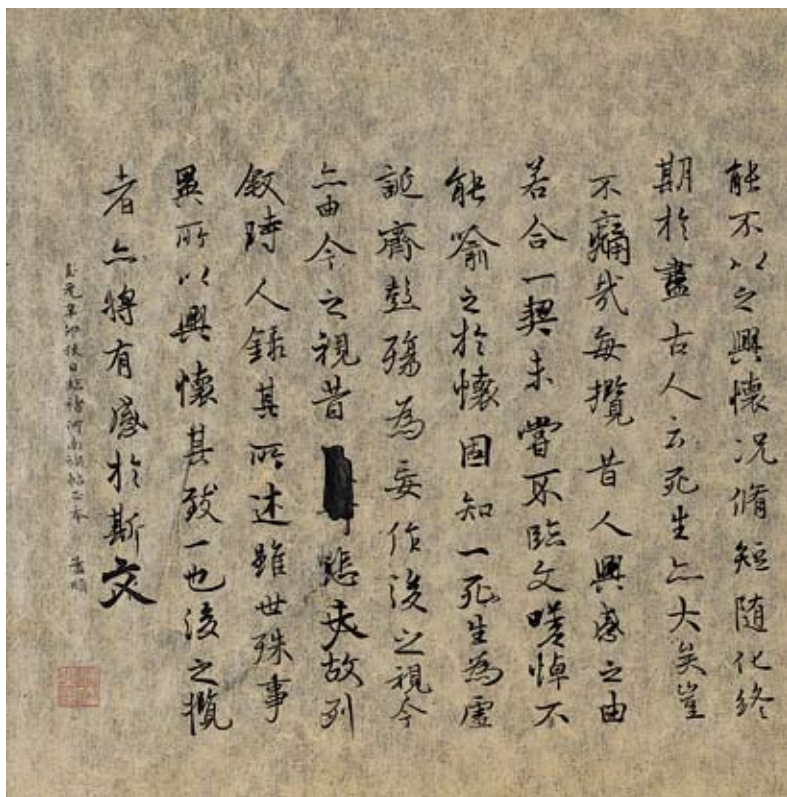
論，也有助於認知「程本」的性質。

進一步來說，再取諸本中「係」字觀察，固然陸陳二本與「神龍本」之「係」字「小」部直豎鈎起頭處，其

不自然的亂絲沾墨樣貌彼此相似，並有別於「程本」中「係」字（圖六a）之貌，甚至此種高度相似的點畫特徵中，仍可分出「神龍本」較為飽滿而陸陳二本稍扁瘦。這不

	「陸本」	「陳本」	「程本」	「神龍本」
圖六a 諸本之「係」字				
圖六b 諸本之「賢」字				
圖六c 諸本之「畫古人云」四字				
圖六d 諸本之「取」字				

元代陸繼善摹〈禊帖〉的摹寫與再摹寫



圖七 溥儒臨〈趙孟頫臨褚河南禊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只呼應前段的推論，還暗示陸陳二本的親密關係，實遠超過「賢」字「貝」部，其橫豎勾起處直侵「貝」部內的特徵，也只見於陸陳二本而無法於「神龍本」中尋得（圖六b）。甚至「盡古人云」四字中空白以示損破或未著墨的

特色，不但獨見於陸陳二本，二本中「人」字末筆中段略缺以呼應他字不受墨的細微特色，兩本幾乎難以分別。（圖六c）若再與前舉例字共同觀之，那麼，即便學者以陸陳二本同出一手的主張有誤，兩本在字樣類同的程度上，也應該是相當高的，甚至兩本例字可以相互替換而不辨彼此，這正是「陸本」與「陳本」字樣風貌相似的程度。對這一高度相似程度的認知，也有助於下段考察「陸本」、「陳本」、「程本」三本的性質與關係。附帶一提的是，高明一曾取院藏溥儒臨〈趙孟頫臨褚河南禊帖〉（圖七）為論，但由帖末趙孟頫款識與帖中「取」字豎鉤的字樣，正與「程本」類似（圖六d），或溥儒此本即是以「程本」為母本的製作。復又「程本」後有溥儒跋書，可知「程本」曾經其手，故更可落實「程本」應為溥儒本「母本」的推測。因此，本文便直

取「程本」為據述論，而未及於溥儒名下此卷。（註二）

「陸本」、「陳本」、「程本」的性質與關係

透過前舉諸本字樣的比對，可以確認陸陳二本關係的高度密切，此外，二本字樣還與「神龍本」有相當程度的類同。換句話說，若某一字在「陸本」尚存，而「陳本」該字已損，那麼，根據前段對於陸陳二本字樣相似度的考察與比勘，我們便可以相當有信心地推論：「陳本」中該字的樣貌，必然與「陸本」中之存字相差極微，且反之亦然，而「神龍本」存字樣貌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當有此認知後，便可以更深入討論「陸本」、「陳本」、「程本」三本的性質。就中，王連起為文時雖以三本同出一手，但在文末他仍客氣謙和地提出「程本」性質的種種可能：

我懷疑這應該是陸繼善所

摹五紙中的第一或第二紙，也就是說陸氏最初的不太成熟的摹本，或被動過手腳、或竟是陸繼善摹本的再摹。

筆者在此便提出兩個字樣，嘗試更逼近「程本」性質的真貌。首先舉諸帖中「映帶左右」的「帶」字為例，「陳本」此字有破損，但「陸本」、「程本」與「神龍本」此字基本完好無缺，略加比勘，便發現「陸本」與「神龍本」之「帶」字「巾」部第一筆與右側直豎鉤的相對位置，顯然第一筆較低，且豎鉤重壓而起。只是，這些特色都不見於「程本」的「帶」字。又根據前段的比勘與考察，我們可以相當有信心地推斷，「陳本」的「帶」字破損處的字樣特色，必然同於「陸本」與「神龍本」。這不禁讓人聯想：「程本」是否因鉤摹自「陳本」，才在「帶」字的字樣特色上與他本相異（圖八

a）。今再以前舉「取」字為例，此字不只可連結於「程本」與溥儒本，且是字在諸本中的狀況亦與「帶」字相似，都是諸本皆全而「陳本」中獨損，由於「陸本」與「神龍本」中「取」字「耳」部直豎皆未鉤起，故若「陳本」之「取」字尚存，亦當作直豎不鉤之狀。然而，「程本」中「取」字卻是作直豎鉤起，不但異於「陸本」與「神龍本」，以筆者所知，其直豎鉤起之貌，更是傳世諸本蘭亭中前所未見的書寫樣式。這顯示「程本」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面對著「取」字破損的「陳本」鉤摹，故在「耳」部破損無徵的狀況下，便自造其形，因而留下可供後人追索的線索。（圖八b）換言之，「程本」製作完成的時間，不可能早於「陳本」，而是一件以「陳本」為母本的仿摹製作。

在釐清「程本」的性質

之後，陸陳二本的性質與關係或可進一步推求。一如前言，無論立場相同與否，學者多能接受陸陳二本的風格字樣相當類似。但在這一相同的基礎之上，卻作出了相異的推論，其中癥結，正在「摹本」的兩個基礎理解之上。其一，相對於「臨本」而言，「摹本」一詞，顯然代表對於母本更為忠實的「複製」，因此，不管陸陳二本的風格字樣多麼相似，皆可推論此乃摹寫精確所造成，未必是兩本同出一手所致；另一方面，也因為摹寫是對母本的忠實複製，故摹寫者的個人獨特書寫風貌、習氣，都必然泯滅於亦步亦趨的追摹中，這也使複本間的風格字樣類同，失去了推求真實摹作者的功能，此其二。因於這兩項基礎的理解，便使得確認複數摹本出於同手的推求，幾乎變成不可能的任務。所以，對陸陳二本字樣風格的相似，既可直接判斷此是同出一手所致，

元代陸繼善摹〈禊帖〉的摹寫與再摹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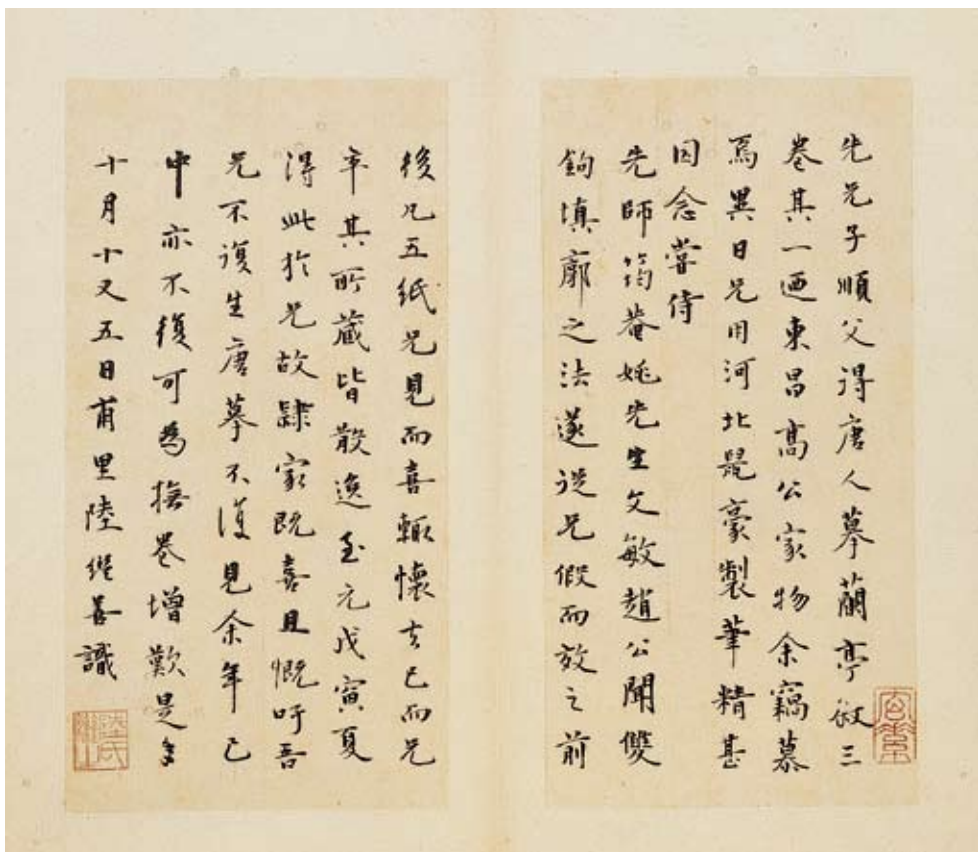
	「陸本」	「陳本」	「程本」	「神龍本」
圖八a 諸本之「映帶」二字				
圖八b 諸本之「取」字				
	「陸本」	「陳本」	「程本」	「神龍本」
圖九a 諸本之「為」字				
圖九b 諸本之「喻」字				
圖九c 諸本之「俛仰」二字				
圖九d 諸本之「亦足以」三字				
圖九e 諸本之「其次」字				

也可視為後摹者對母本全力追摹使然，遂成學者在同一基礎上的不同推論，筆者面對此一先天限制，亦無從措手施為。此一困境，大概只能期待摹作者在摹寫時之際，留下個人的獨特習氣、技法，才有可能稍

加抒解。換句話說，摹作者雖以亟意逼近「母本」樣貌為己任，但摹作者的書學水平、對點畫摹寫的認知與技巧等等因素，正讓摹本與「母本」的形貌不能全同，或使複數摹本因出於同手而有相同的摹寫操

作，遂令辨認複數摹本出於同手的可能性提高，從而在「摹本」的先天限制中，開拓一條或許可行的路徑。而此時，複數摹本在字樣風格上的高度相似，便可作為其出於同手的另一有力輔證了。

依循前述的思考理路，與神龍本的對照，便可看到陸今先將諸本中「以為陳跡」的「為」字並觀，藉由「程本」字第三筆的右橫之勢，理解為



圖十 元陸繼善摹〈禊帖〉卷後自識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蕩筆提鋒，遂令橫畫兩邊有較不一致的方向落差，而「程本」與「神龍本」此字該筆橫勢則較為一致，更見陸陳二本摹寫者對此字勢相同理解的細微之處，或許也是同一摹作者對於「母本」單字相同理解下的操作（圖九 a）。至於諸本中「喻」字「俞」部第三筆橫點鋒左出的書寫，陸陳二本皆以勾畫兩點接連的手法呈現，與「程本」、「神龍本」的表現方式有別（圖九 b）。此一獨特的摹寫表現，既是摹寫單字中的細微操作，亦不屬於標明譜系字樣所必需，或許就是特定鈎摹者的摹寫技法，假若能於陸陳二本中尋得越多例字，則其同出一手的可能性就越高。故再取諸本中「俛仰」的「仰」字相對，則陸陳二本「仰」字第三筆的摹畫，與前舉「喻」字的狀況如出一轍，而「神龍本」此字雖與陸陳二本相似，但對比之下，更顯出陸陳二本此項摹寫技法的逼近而難分彼此（圖九 c），同樣

的情況也出現在「亦足以」中「亦」字第一筆，陸陳二本中摹畫其筆順拗折亦以兩小點為之，且其技法的使用特色更為明顯（圖九d），或正加強了其為同一鈎摹者特定摹寫技法的可能。最後舉「其次」的次字為例，諸本中該字第二筆的樣貌，似皆以兩點並連成形的技法，故彼此有一定程度的類同，但仔細觀之，可分辨出陸陳二本中者挑剔筆意較長且兩點更為顯明，至於摹自「陳本」的「程本」，雖追摹了這項特徵，卻有意讓他更接近自然書寫的樣態，這一異手摹寫所出現的差異，就更映襯出陸陳二本出於同手的高度可能性（圖九e）。因此，無論是風格字樣的高度相似，亦或是字中點畫所顯示的相同摹寫表現，都較支持啟功與王連起對於陸陳二本關係性質的看法，而對院藏陸繼善摹〈禊帖〉的認知，應可更加確定了吧。

小結

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十月十五日，陸繼善重新見到其早年所摹的〈禊帖〉時，不禁感嘆道：

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得此於兄故隸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復生，唐摹不復見，余年已中，亦不復可為，撫卷增歎。（圖十）

他面對盛年製作的摹本，也不得不承認自身年歲已長，即

便要再製作一本具有「盡可能與母本形貌接近」先天性質的「摹本」，因於時空條件的改變，也已經力有未逮、難以重還舊觀了。陸繼善自身如此，何況是其他再摹如「程本」之製作者。因此，「陸本」和「陳本」在風格字樣間的高度相似，實應視作陸繼善年輕歲月瞬間的凝結，而不是後人刻意追摹的步隨吧。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2005年1月，筆者撰寫碩士論文時曾略及「陸本」與「陳本」，亦以此二本皆出陸繼善之手，並記於註腳之中。當時匆匆之間，寡陋而不知唐蘭、啟功二人早有所論，故未能註引，要到閱讀王連起大文，才知其事。文見唐蘭，〈「神龍蘭亭」辨偽〉，《蘭亭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84；王崇齊，〈米芾臨仿書作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94之註311。
2. 「程本」圖版刊於《宋元明清書法叢刊》中，此書在台灣較難尋得，經國家圖書館的全國聯合目錄查詢可知，全台灣公私立大學圖書館中，很可能只有台北藝術大學圖書館藏有此書。

參考文獻：

1. 徐邦達，〈古書畫偽託考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66-68。
2. 《雲間書派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58-63。
3. 高明一，〈元代陸繼善〈摹禊帖〉與褚摹蘭亭〉，《故宮文物月刊》，總268期（2005.7），頁52-65。
4. 王耀庭，〈傳移模寫〉，《故宮文物月刊》，總274期（2006.1），頁4-19。
5. 王連起，〈元陸繼善摹《蘭亭序》考〉，《文物》，2006年第5期，頁87-97。